



无人采摘的金秋

□李树财

金秋假日，三挚友踩着单车，优哉游哉地前往清源公园。轻风拂面，落英缤纷，一路欢声，秋韵悠长。车轮渐次亲吻片片落叶，绘出季节更迭的诗意画卷。公园健身环道空旷无垠，宛若被遗落的玉带，三人恰似珍珠，闲庭信步，流淌一曲烂漫而蜿蜒的秋歌。

日光穿透叠叶细缝，散落成斑驳光影，随风摇曳。枫叶泛红，银杏展黄，最惹人眼的是转角映入眼帘的那片柿林，挂满枝头的柿子在湛蓝夜幕下，像秋天特意点燃的盏盏灯笼，摄人心魄。

柿林下，麦冬里，柿子星罗棋布，恰似镶嵌绿毯上的玛瑙。我不觉踏进齐膝的麦冬，欲捡拾一个把玩把玩。岂料坠柿均已化作琥珀色的蜜浆，蚁群正在畅饮这甘美的馈赠。弥漫的浓烈甜香，催人怀念童年的葫芦糖。

“摇一摇，试试？”朋友的提议激活整片柿林。

我抵住粗糙的树皮，瞬间用力，粗壮的树干略微晃动，枝头柿子点头示好，却不愿与我拥抱。朋友指向最细的一棵：“那个熟透了，应该摇得下来。”我憋足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摇晃。树干发出轻微呻吟，枝条簌簌作响。

“掉了！掉了！”伴着欢呼，一个红柿，应声坠落。俯下身子，终于寻到那个摔得晶莹的柿子。蜜色果肉嵌着草屑和泥土，汁液泛着亮光。小心拈起果皮，将瘫软的柿片轻轻牵引至手心，汁液似珍珠滚落。忍不住俯身吮吸，清甜瞬间迸发，像把整个秋天都含在了嘴里。

本想与友分享，奈何已化蜜浆。友人羡慕的眼神——有些滋味不必亲尝也能心意相通。

思绪不禁漫放泉城之秋，街道两旁红柿闹枝，树下随处可见柿熟蒂落——砸得稀巴烂的果实，让人心生怜惜！而在我的家乡，公地的果树，静待“瓜熟蒂落”几乎不可能。小区那株水蜜桃，每季果实尚青便匆匆“下架”。我想，应该叫它“青涩桃”！

偌大反差，让人怀想多年前公共卫生间的厕纸，从整卷消失到安然如故的蜕变。绝非道德顷刻升华，而是某些行为因丰裕而失去意义。当家家厕纸充足，当处处果挂枝头，当坠落比采摘更寻常，人们便实现了与丰饶和解。

北方柿树，俨然一部“丰裕教育”活教材。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捕捉文明进程——不是依靠训诫与规条，而是通过创造极大丰富，让掠夺失去意义，让共享成为本能。

归途上，友人戏谑我“赚了个柿子”。我笑而不语，心想岂止一个柿子！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匮乏中的相互争夺，而是丰裕后的彼此成全。

柿树不言，下自成蹊。公地红柿，随风摇曳，本身就是深刻启示——关于从容，关于馈赠，关于在物质丰沛之后，人类精神如何抵达更为崇高的归宿与期许！

（作者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帅哥不帅

□帅义忠

20世纪70年代，我在读初中时，有次看到一本百家姓小册子，欣喜若狂地一页一页往后面翻找，却让我失望了——里面没有自己的“帅”姓。后来才明白，老百姓只是代称，包含了所有姓氏，少数服从多数嘛。

后来有互联网后，查询就方便多了。按全国户籍人口姓氏排名，“帅”姓排在380多名，全国总共也就十三四万人，的确是少数姓氏之一。

在我成年之前，那时并没有把长得英俊好看的男子称呼“帅哥”。只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港台的影视剧里把长得五官端正、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男人称为“帅哥”，后来逐渐影响到内地人的观念，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流行用语。

偏偏我这人长得很普通，名不副实，闹出过不少尴尬场面。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我上街买东西，碰到个朋友，他喊了声“帅哥”，问我去哪儿。走在我前头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子，齐刷刷地回头瞅了我一眼，又马上转回去。其中一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明白，这是她对“帅哥”这个称呼落在我身上的否定。

我在医院收费室工作，办理出入院手续。有一回，窗口来了个穿工作服的年轻姑娘，开口就问：“你们谁是帅哥啊？”我说“我就是”。她一脸怀疑：“你就是帅哥啊？”我说：“是，有啥子事？”她来了一句：“一点都不帅啦。”转身就走了。唉！我真是莫名其妙，这是招谁惹

谁了？

后来才知道，是检验科的同事逗那刚来医院工作的姑娘。他们科里有个小伙子，她认为是医院第一帅。有同事跟她抬杠，说收费室的帅哥才是第一帅。这一说，刺激得她跑来眼见为实。这姑娘也真是直女，当面就给我撂了句大实话。

前几年，我去碧榕路“电信面馆”吃早饭，点了一碗豇豆羊肉泡馍面。在门口等的时候，遇见一位老同学抱着小孙女。他让小孙女喊我“帅爷爷”。小孙女瞄了我一眼，扭过头不吱声。老同学又催了两遍，小孙女拗不过，嘟囔了一句：“不帅”。

我一下子乐得笑出声。爷爷是不帅，可我姓帅啊！不过她到底没喊出“帅爷爷”。小小年纪，不会说违心的话，她的坚持倒是对的。

以前常有朋友调侃我说，你是“蟋蟀的蟀”，我一点都不生气。是的，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咋样，但从小有爹妈疼、家人爱，也没为相貌身高烦恼过。天生就这样，没法改变，只能顺其自然。

我一直记得去年小孙子说过这么一句：“我是小帅哥，爸爸是大帅哥，爷爷是老帅哥。”这话让我心里暖融融的，三代同堂，很有幸福感。我感恩命运之神对我的青睐，感恩上天对我的眷顾。

不过，帅不帅的，又有多大关系呢？好好活在当下就行了。百年之后，都得零落成泥，或者灰飞烟灭。

（作者系重庆云阳县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小场的张叔

□陈康明

小场还是那个小场，窄窄的街道，两边都是老房子。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也都慢慢老了。可茶余饭后，大家总还会提起一个人——张叔。他已经走了好些年，可小场的人总觉得，他那外八字、一拐一拐的脚印，还浅浅地留在青石板路上。

张叔这辈子，就像一棵树，孤零零长在小场边上。刮风他就迎着风，下雨他就淋着雨，一直都是一个人。

他家原来条件不差。哥哥姐姐一个个成家立业，有了自己幸福的日子。那几年，媒人差点把他家门槛磨平了，领来的姑娘一个接一个。可张叔总是那副淡淡的样子，不冷不热地把人家送出门外，自己也一直没成家，快50岁了还单着。

街坊看不明白，背地里叫他“憨鸡公”。这个外号跟了他一辈子，一直到他生病走的那天。

张叔那人又倔又认真。长得瘦小，走路有点跛，外八字，大家都喊他“张拐子”，真名反而没几个人叫。他爱跟人较真，什么事都要争个明白，好像输了一句人就矮了一截。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都有点怕他这副认真样。

可就是这个人，一拿起炭笔就像变了个人。他特别会画画，最拿手的是画像。经常背着画夹去乡下，给人画生日像，有时也画遗像。他坐在那儿，背微微驼着，眼睛紧紧盯着画纸，周围的吵闹都听不见了。炭笔在纸上沙沙响，又轻又稳，像春蚕吃桑叶。他收费不贵，遇到困难的人家就摆摆手说“算了”。人家过意不去，塞给他一包便宜烟，他就乐呵呵地装进旧外套口袋，皱纹都笑开了，像得了什么宝贝。

我们这些孩子最爱缠着他画画，一有空就去他家，“张叔，张叔”叫个不停。他心情好的时候，会搬个小木凳坐在街边免费教我们。怎么画人脸，怎么

用线条画出明暗，他都讲得特别耐心。那时候的他，脸上没有争辩时的倔强，只有一种安静、柔和的光。我们围着他，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他就像那个沉默可靠的稻草人。

他爱喝酒。土地分到户后，日子好过点了，他常去新街那家小馆子。一个人喝闷酒没意思，他就拉上几个熟人，不管人家忙不忙。桌上通常只有一碟辣椒油拌的凉菜，一碟花生米，但酒菜钱他一定全付。现在想想，他哪是为了吃喝，不过是贪那点热闹，想有人陪着说说话，赶走一个人的冷清。

他的心肠像灶里烧得最旺的炭，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却滚烫。谁家农活忙不过来，赶上“双抢”或秋收，他总是不请自去，挽起带着颜料印子的袖子就下地。镰刀在他手里，竟然和拿画笔时一样专注。

他还爱打抱不平。我一直记得，邻家老人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那人扶起车想跑。张叔一声不吭，像只被惹急了的小山雀，猛地追出去。他那外八字一拐一拐的跑姿实在不好看，却硬是追出一里多路，把人揪回来送到医院。

他好像天生就有这种热心，平时拿起比他还高的竹扫帚，从街头扫到街尾；农忙时谁家顾不上孩子，他就成了临时看孩子的孩子王，用画和故事把一群泥猴似的娃娃拢在身边。

如今，他走了好些年了。小场的人在黄昏的炊烟里，在夏夜的星空下，还常常说起他。说到最后，总有人轻声叹一句：“张叔这个人啊……”后面的话，却没人接下去。那后半句，也许就散在了小场的风里，成了老墙上斑驳的光影，成了青石缝里静静的苔藓。他像一颗石子，扔进小场这口平静的池塘，水波一圈圈荡开，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像羽毛一样飞翔

□红月亮

踏进小区门口的刹那，我轻拍肩头积雪簌簌白羽随凤震落，如时光的碎屑飘尘一朵羽绒自腋缝悄然挣脱在空中，如雪般轻盈，梦一样浮游

我心微动，似被某种温柔唤醒——它是羽毛部落遗落的精灵经岁月漂染，仍保持着飞行的记忆风起时，便即展翅，凌空而起

那洁白的羽绒，多像蒲公英的种子落于何方，便在何处生根发芽在一声声清亮的鸟鸣里孵出一簇簇会飞的精灵

像羽毛一样自由地飞，多好——我奔跑，将它吹向苍穹它便舒展羽翼，如雪般升腾飞往高处，飞向远方

在飞向风与光的交汇处时飞成了首未署名的诗在冬日的尽头写下轻盈的永恒（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协会员）

仲冬梧桐说(外一首)

□三都河

待我黄叶落尽更以一树铁骨铮铮拥抱冬天挑战严寒苍穹之下剑戟飞舞朔风与雪花乱窜惊慌中找不着北太阳隔空送炭引来红梅倩笑开

雪峰山的黄昏

将宽大的屏幕收窄浓缩出异样的五彩斑斓雪峰山的黄昏鼓翅而飞离人的遥望喜极而泣松杉的文字排列成诗浸入浓墨重彩的画面模糊归鸟投林突然遭遇严重色盲哪一抹灿烂才是今晚栖身之处青绿与浅黄都在与影子纠缠野营的帐篷又浮出若干星宿透支了昨夜梦中的嫦娥奔月我从何来欲往何处此刻沐浴一身苍茫找不着北夕阳与新月已然同时出镜越过此岸与彼岸手牵着手一朵满载狂喜与幽情的巨大祥云正在向你我的心跳同时逼近（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